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流研究

徐毅著

上冊

中華書局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冊

徐毅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徐毅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9.5

ISBN 978-7-101-12677-8

I.十… II.徐… III.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國、朝鮮-18世紀 IV.①K203②K312.4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61126 號

書 名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二冊)

著 者 徐 毅

封面題簽 徐興無

責任編輯 葛洪春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張 38½ 插頁 4 字數 95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677-8

定 價 188.00 元

序

張伯偉

1799年，時值清嘉慶四年（朝鮮正祖二十三年），朝鮮禮曹判書徐滢修以“謝恩副使”身份到北京，並拜見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直閣事紀昀。若干年後，徐氏在《紀曉嵐傳》中詳細記載了此番會面時的彼此交談，他詢問紀昀著述幾何，昀答曰：“少年意氣自豪，頗欲與古人爭上下。後奉命典校四庫，閱古今文集數千家，然後知天地之不敢輕易言文，亦遂不敢輕言編刊。”（《明臯全集》卷十四）體會紀曉嵐的意思，大概是指讀書越多，越清楚原先自詡獨得者往往已都是古人之陳言，故不敢輕易著述。他大概不會想到，當時祇做尋常事看的包括其自身在內的與朝鮮人士的筆談、尺牘等種種交往，兩百年後竟也可以成為著述，被東亞學者津津樂道。

擺在讀者面前的《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就是這樣一部書。作者徐毅和徐滢修倒沒什麼關係，但和作序者一家却是緣份不淺。初中時，作者就讀於南通市第一中學，舍妹是其歷史課老師；高中時，其語文課又由先父所授。大學畢業後，他在南通師範學院（今合並為南通大學）工作數年，再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從我攻讀碩士繼而博士學位，本書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增訂而成。徐毅要我為他的新著寫序，而我總記得顧炎武“人之患在好為人序”（《日知錄》卷十九“書不當兩序”）之訓，頗想推托，無奈上述緣份，一重一重又一重，那就不如隨順世緣，且為作序。

衆所周知，中朝兩國之間的文人交往源遠流長。早在唐代，崔致遠入中國，以“賓貢”登進士第，與羅隱、顧雲相友善，事迹見載於《三國史記》；北宋時，高麗使臣在元豐年間入中國，與畢仲衍等人一起奉和宋神宗御製詩，金富軾、朴寅亮更是留名中國，《高麗詩》、《西上雜咏》、《小華集》紛紛刊行於世；高麗忠宣王入元大都，建萬卷堂，出入其間的不僅有高麗文士如李齊賢，也有中原名流如元明善、趙孟頫、虞集等人；到了明代，倪謙於正統十四年（1449）出使朝鮮，開創了以《皇華集》為標志的詩賦外交的傳統，文人交流愈益頻繁。但就交流的廣度、深度以及對東亞學術的影響而言，進入清朝的十八世紀中後期堪稱巔峰。本書就是以這一時期為討論範圍，詳瞻描述了中朝文人交流的各個方面和不同層面，立體地呈現了衆多鮮活的歷史場景。僅僅就其收羅的材料而言，本書是迄今為止同類主題的著作中最豐富、最難得、最新鮮的。很多中朝人士往來的尺牘、筆談，散藏於各國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甚至私人手中，徐毅想盡各種辦法，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最終皆一一到手。也難怪他歷數其所獲，得意之情就溢於言表。也難怪有的韓國學者對我說起此事，有時竟會流露出一絲醋意。這讓我想起選題之初，九年前的一個早上，他踏著輕快的腳步得意洋洋地跨進我的辦公室，將其論文大綱交給我，期待得到高度肯定。但是經過一番討論後，竟然讓他緊張得汗流滿面，連午飯也“對案不能食”（借用鮑照句）了。當時的我或許還能够在文獻上對他有所幫助，但此後他遍訪韓國、日本公私藏書之所，接觸這一專題的文獻量之多、之罕見，已讓我刮目相看、瞠乎其後，若是再相互討論起來，恐怕他該要興奮得“快意浮大白”（借用司馬光句）了。

文人交流其實是民間外交的一種形式。徐毅在韓國收集材料的同時，也廣交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古代的文人交流在今天的繼續。徐毅生在南通，長在南通，如今也工作在南通。清末民初，有一段動人的中韓文人交流的故事，就發生在南通。作為朝

鮮末期文學大家之一的金澤榮，不甘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做亡國奴，張謇遂熱情邀他移居南通，使他得以在安定的環境中編纂、創作了大量的歷史、文學作品，與俞樾、嚴復、梁啟超、呂思勉等文人學者也多有交流，最後終老於茲，安葬於茲。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給張謇兄弟：“通州從此屬吾鄉，可似嵩陽似漢陽。爲有張家好兄弟，千秋元伯一肝腸。”（《四日至通州大生紗廠贈張退翁觀察》，《韶濩堂詩集》卷四）不知徐毅的選題，是否在有意無意間受到這些故事的刺激。但可以確認的是，徐毅獲得博士學位後，很快在南通大學建立起中韓文化研究中心，並且積極舉辦會議，申請項目，培養人才，出版著作，不過幾年，就使得該中心蜚聲學界，成爲南通大學的一張有內涵的國際化名片。這其中凝聚了徐毅的心血和奮鬥，也體現了他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多方之才。

徐澄修記載的紀昀語，從某種意義上說接近於歌德的一句話：“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但歌德接著又講了一句：“我們必須做的祇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要是用孔子的話說，那就是“溫故而知新”。徐毅經過多年反覆思考、不斷磨礪的著作出版了，其中當然包含了他對以往學術成果的“重新思考”。現在，這部書成爲這一主題的最新之著，當然也應該是最佳之著，因此，我希望此後的徐毅，能夠對自己的著作不斷續做“重新思考”。畢竟，這些材料中還有很多未發之蘊正等待著善於發覆的頭腦和眼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於百一硯齋

目 錄

序	張伯偉	1
---------	-----	---

上編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緒 論		3
-----------	--	---

一、解題與問題的提出		3
二、選題的意義和價值		6
三、國內外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13
四、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		19

第一章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遊概況		23
------------------------	--	----

第一節 中朝文人交遊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23
第二節 中朝文人交遊的對象		44
第三節 中朝文人交流的場所		61
第四節 中朝文人交流的形式		86
第五節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內容		147
第六節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階段性特徵		177

第二章 安東金氏家族與中國文壇關係		185
-------------------------	--	-----

第一節 清陰金尚憲與中國文壇關係考述		186
第二節 十八世紀安東金氏家族與中國文壇關係考述		194
第三節 稼齋金昌業與清文人交遊考述		209

第四節 金在行、金善行兄弟與浙杭三士交遊考述	218
第三章 豐山洪良浩家族與清文人的交往	231
第一節 朝鮮時期豐山洪氏家族出使中國的燕行記錄	233
第二節 洪良浩及子孫與清代文人關係考述	242
第三節 洪良浩與紀昀交遊考述	268
第四節 洪良浩子孫與紀昀子孫交往考述	298
第四章 洪大容與清代文人的交遊	317
第一節 洪大容與浙杭三士的七次筆談	318
第二節 洪大容與清文人來往書信考論	343
第三節 洪大容與清文人交流的意義	370
第五章 燕岩師門與清文人的交遊	383
第一節 朴趾源與清文人的交遊	384
第二節 李德懋與清文人的交流	406
第三節 朴齊家四次出使中國與清文人的交遊	434
第四節 柳得恭三次出使中國與清文人的交往	460

下編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中朝有關文獻概述	477
凡 例	483
第一章 十八世紀早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485
第二章 朝鮮金昌業與清文人交流長編	521
第三章 十八世紀中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533

第四章 朝鮮洪大容與清文人交流長編	577
第五章 十八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流長編	599
第六章 燕岩師門與清文人交流長編	715

附 錄

表 1:十八世紀參與中朝文人交流的清朝南方人士一覽表	859
表 2: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筆談記錄一覽表	874
表 3:十八世紀中朝文人贈詩一覽表	908
表 4: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唱酬詩一覽表	970
表 5: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序跋一覽表	995
表 6: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來往書信一覽表	1001
表 7:洪敬謨與清文人來往書信一覽表	1037
表 8:洪羲俊與紀樹蓀來往書信一覽表	1054
表 9:洪大容與清文人來往書信一覽表	1057
表 10:十八世紀清朝使者出使朝鮮一覽表	1116
表 11:十八世紀朝鮮燕行使團及燕行日記一覽表	1123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學誼的新見證(一)	1159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學誼的新見證(二)	1183
主要引用文獻	1201

上編 十八世紀
中朝文人交流研究

緒 論

一、解題與問題的提出

域外漢籍研究是本世紀以來興起的國際顯學，從中國文學的角度切入該課題可有若干重要面向，文人學士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本書的研究對象為十八世紀發生在中朝文人間的學術和文學交流現象^①。研究主旨是以域外漢籍和中國典籍為文獻基礎，厘清兩國文人間交往的基本脈絡，同時採用綜合和比較等手段，探尋交流現象間的內在聯繫及本質、特徵和意義等。

本書以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作為研究的重點，主要基於兩點原因：

第一，作為中朝學術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兩國文人間的交往雖說在東亞學術界已開始被一定關注，但仍值得去全面審視和深入研究。其原因：一是明清時期的大量中朝文人來往資料有待進一步去發掘。在韓國古文獻中，尤其是燕行錄、詩牘帖和文

^①書中所涉及的“中朝”是古代中國和古代朝鮮半島的並稱，“中韓”一般為現代中國和韓國的並稱。“文人”，選擇相對寬泛的概念，即文化知識的擁有和使用者。

人文集中存留有對兩國文人交流的大量記錄。而目前狀況則是，一方面這些資料本身具有重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許多學者對這些域外漢籍資源的陌生，甚至由於陌生而導致對其學術價值的漠視和貶低。由此，曾被忽視的學術“富礦”——中朝文人交流域外資料，值得系統地去開采和研究。二是“中國中心”、“人臣無外交”觀念使得一大批曾與異域人有來往的清文士不屑或不敢在自己著作中大量載錄交往情形，因而有關交往的第一手材料在中國文獻中較為闕失，作為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的材料^①，在國內學術界仍然沒有被大量揭示或引起足夠重視。三是現有研究存在總體性和深入性把握的不足。文章或論著多著眼於個體文人交流現象，少有將其置於整個交流史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因而，很難對交往特點、地位和意義等作出較為客觀而深入的評價，且結論多停留在學誼深厚的表象層面。

第二，十八世紀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關鍵時期，研究清楚交往情況是正確理解整個清代中朝學術交流史的基礎，這是本書以此時段為切入點的原因。目前來看，對交往現象做全面研究的工作還未展開，還存有大量不容忽略的研究空白。要真實瞭解清時期中朝學術關係，必須要研究透這一階段雙方文人間的交流，否則將無法理解此之後兩國愈走愈近的文化來往。大量域外漢籍的載錄表明，此時雙方文人來往，既開創了清時期兩國文化往來的新局面，又為以後學術、文學交流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梳理清楚此時期交流現象，研究透徹交流本質，是客觀把握清代中朝文人學術交流特點和規律的基石。隨著大量域外新材料不斷涌現，對十八

^①張伯偉先生指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回到以自我為老大式的‘中國中心觀’。我們不僅要用一隻眼來看自己，不僅要用第二隻眼去看別人，我們還要擁有第三隻眼，這就是用外國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異域之眼’。”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中華書局，2011年，第4頁。

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探析，既是研究清時期中朝學術關係最重要的切入點，又是重新建構兩國古代學術交流史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本書將立足於筆者所收集的 104 種十八世紀燕行錄^①、來往詩牘帖、中朝古代文人別集、中朝古代歷史文獻等，力圖解答的主要問題有：

1. 十八世紀中朝有哪些文人參與了學術和文學交流？此時期每一次交流發生時間、地點和具體內容是什麼？

2.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形式有哪些？筆談、詩歌酬贈、往復尺牘、贈序題跋、詩文批評、贈書贈文等存世情況和數量？為何要採用這些形式，交往中的作用是什麼，所反映的兩國文人交流的特徵及意義又是什麼？

3. 中朝文人文學和學術交流的主要內容，其隱藏在重點交流內容、話題背後的發生原因是什麼？

4. 在解決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探尋中朝文人在十八世紀進行交往的總體原因，分析在整個一世紀中，兩國學術和文學交往的階段性特徵。

5. 十八世紀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中朝文士間的文學和學術交往有哪些？通過對當時清朝、朝鮮顯要家族間的交往，兩國著名學者間交流的把握，分析其交往內容、特徵等，以分別揭示它們在學術交流史上的地位、意義和影響等。

6. 反映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往的重要文獻有哪些？最新交流資料又有哪些？

^①筆者目前收集有“燕行錄”近 600 種，十八世紀燕行錄含：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東亞細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補遺》，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林基中編《增補燕行錄叢刊》中收錄的十八世紀燕行錄，以及筆者多年搜訪到的其他十八世紀燕行錄，共計 104 種。

綜上，本書將以整個漢文化圈為背景，充分利用域外漢籍、中國典籍，在對交往現象作長編的基礎上，既對兩國文人交往作出總體分析和評價，又對其中重要或特殊的文學、學術交流作出理論性闡釋。其目的就是為了客觀反映出文人文學、學術交往的歷史真實，從而更好地去理解當時兩國的文人關係及學術聯繫等，並為以後中朝學術交流史的重新構建和研究的深入，進行大膽嘗試。

二、選題的意義和價值

中朝文人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夏朝，檀君時期的朝鮮已與中國相交通，檀君派子扶婁朝覲夏朝一事，是傳說裏中朝間的最早接觸^①。至唐時，朝鮮文學之祖崔致遠真正開創了兩國文學交流的先河。後歷經宋、元、明、清時期，其交流總體上看一直沒有中斷過。毫無疑問，歷史上彼此間的文化有著緊密關聯。無論是從哲學層面普遍聯繫的原則出發，還是從將漢文化圈作為研究背景文學研究來考慮，都要求我們在考察中國文學、學術時不得漠視朝鮮半島的漢文化以及兩國文人間曾有過的大量交往。它們不惟是嶄新材料，還可與中國傳統文獻相補充、相印證等。在更為重要的意義上說，研究由域外漢籍和中國典籍所構成的漢文獻整體是一種

^①柳得恭《二十一都懷古詩·檀君朝鮮》詩云：“大同江水浸烟蕪，王儉春城似畫圖。萬里塗山來執玉，佳兒尚憶解扶婁。”柳得恭《冷齋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60冊，第37頁。尹愔《無名子集》詩稿中亦有載云：“夏禹十八年，會諸侯塗山，檀君遣子扶婁朝夏。”尹愔《無名子集》詩稿冊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56冊，第147頁。都指出了檀君派遣子扶婁朝覲夏朝一事，這是傳說中的古代中朝間最早接觸的事件，惜此次交往沒有確切的史實資料留存。

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

縱觀整個交流史，清時期中朝文人來往具有重要地位，其既繼承了明朝時“詩賦外交”的傳統，又在交往過程中增添了豐富的學術對話內容，對當時國與國關係的日益發展以及整個漢文化圈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而十八世紀雙方文人的往來現象又在兩國關係史中尤顯突出，值得深入研究。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特別繁盛。

十八世紀是清朝、朝鮮文學學術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時期，也是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臻於強盛的時期。其彼此間來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雙方文人交往極其頻繁，自 1701 年（辛巳）至 1800 年（庚申）百年間，參與交流的清朝文士、朝鮮^①文士在 638 人次以上。每年都有交流發生。十八世紀中後期，更是出現了交流高潮。參與對象極其廣泛，上至享譽一時的名士，清朝如紀昀、翁方綱、李調元、羅聘、阮元等，朝鮮如金昌業、洪大容、洪良浩、朴趾源、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下至普通文士，如頻繁與朝鮮文人接觸的清秀才齊佩蓮、李美等。其交流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宗教等諸多方面。其形式也日臻完備，有暢叙筆談、詩文贈酬、尺牘往復、請序求跋、評詩論文、饋物贈書等。筆者統計，現存十八世紀較為詳細的筆談記錄至少有 206 次，贈詩 635 首、唱酬詩 127 組，序文、題跋 40 篇，來往書信 344 封以上，贈書行為至少有 81 次。這一時期，兩國文士交往在時間的長度、對象的廣泛性、內容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等方面與清前期相比，都有了很大超越。

第二，十八世紀涌現出一批中朝文人交流的典型事件。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的重要事件，在兩國學術交流史中有

^①筆者按，爲了行文的簡潔，文中提及的“朝鮮”均是“朝鮮朝”的簡稱。

著不可忽略的地位。如金昌業與一批清文士的交往是清時期最早發生的朝鮮文士與清人進行大量交流的事件。金昌業在朝鮮文壇有較高聲名，隨著其著《老稼齋燕行日記》的廣為傳播^①，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關注清朝的歷史與當時的狀況，這無疑就為以後中朝文士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礎。又如，洪大容與“浙杭三士”的七次筆談和大量詩牘鮮明呈現出兩國民間文人第一次深入而細緻的學術、文學交流狀況。洪大容與清友人交往頻繁深入，僅存世的往來尺牘多達 150 封，書信聯繫約 15 年，而他與嚴誠在 1766 年（丙戌）就建立起的生死之誼，一方面對朝鮮國內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有人將其視為難以想象和容忍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在兩國文壇間被傳為佳話，影響到後來一大批文士如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與清人的交往^②。站在整個東亞漢文化圈的背景下來考察，洪大容與清文人的交流是朝鮮學術與清文化日益接近的標志，而此時的日本則逐漸在輕視朝鮮乃至中國文學^③。同是對清朝的看法，兩國却有著極大反差，洪大容異域交遊的現象愈發顯得重要。再如，洪良浩與紀昀之交是清時期兩國官方學者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深入交流。兩人曾就創作目的、動因、旨歸等做過有益的研討，體現出對

① 金景善在《〈燕輶直指〉序》中稱：“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岩朴氏也。”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 冊，韓國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年，第 246 頁。指出前代最著名的《燕行錄》分別是金昌業、洪大容和朴趾源撰寫的。又如，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有云：“我東先輩，若金稼齋、李一庵皆見識卓越。後人之所不及，尤在於善觀中原。”朴趾源撰，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第 324 頁。這些論述可證《老稼齋燕行日記》流傳很廣。

② 洪大容與清文士交往對朝鮮文士的巨大衝擊參見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60—168 頁。

③ 參見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此文最早發表於 2007 年 8 月的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後被收入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中華書局，2009 年，第 85—120 頁。